

■凉爽

农历二月，乡村里有不少传统习俗，各类农事也陆续铺开。小时候我懵懂无知，只晓得邻村许岙的“二月二”会市，过了正月十五，我就掰着手指数日子，踮起脚尖盼着会市早些到来。

许岙是圣井山脚下的一个山村，这里山清水秀，一条梅龙溪穿村而过，将原先的许岙分成了如今的许南、许北两个村。二月二会市就在梅龙溪两岸与溪滩之上进行。

中国乡村的会市(或称庙会)，大多是由宗教祭祀活动发展而来。据史料记载，许岙建村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，村后有一座名为“明教寺”的寺院。据《瑞安县志》记载，明教寺始建于后晋天福七年(942)，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曾获朝廷赐额。有人说，二月二会市的形成与此有关。

也有人说，与圣井山石殿及张璠有关。明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张璠未出仕前到圣井山求梦的故事已广为人知，故事的后续是，张璠后来出资在半岭修建了一座堂宇以作纪念，人们称之为“半岭堂”，至今还在。还传张璠曾题写“圣井大路”匾额，圣井大路的名称也由此而来。

这些古老传说，就像梅龙溪坑的水一样，在许岙静静流淌，也为一年一度的二月二会市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事实上，二月二会市与节气、农事的关联更为紧密。

会市恰好在春耕生产前夕，正是农民添置农具物资的时节。在完全依赖农耕的年代，农民添置农具，要么自己动手制作，要么在会市上选购。在我最早的记忆里，二月二会市上售卖的基本都是与农事相关的器具：各式各样的锄头、镰刀、柴刀、锄头柄(木的、竹的)、锄头砧、扁担(木的、竹的)、竹筛子、箩筛、畚箕等等，摆在溪坑两侧低矮屋子前的石头路上，或是摆在两侧的溪滩上。

买农具是大人们的事，小孩子盼会市，是因为会市上能买到平时买不到的东西，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零食，还能看看戏、瞧瞧西洋镜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，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，也就在会市这天，大人们才会给孩子们几分钱(多的给一两角)，让我们好好地逛一逛。记得那时许岙附近的学校都会放假，我们揣着钱，一路徒步，屁颠颠地跟在大人身后。老家离许岙有三四里路，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难走，或许是因为那头有美好的期盼在等着我们。

会市的高潮在中午时分，来自马屿片区周边乡镇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将许岙围得水泄不通。我们这些孩子全然不顾拥挤，挤过这边又挤到那边，蹭过碗步来到溪滩上，东看看西瞧瞧。看到灯盏糕、油卵、油条、淡菜等，我直流口水，可兜里的钱不允许，最多只能买一样，我通常会买灯盏糕。直到现在，若去会市，灯盏糕仍是必吃的。过去的灯盏糕似乎只有一种馅料，就是菜头(萝卜)丝。尽管现在的灯盏糕馅料五花八门，我却总觉得不如过去的好吃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那外焦里嫩、咬一口还滋滋冒油的刚出锅的灯盏糕，成了我少年时最美味的记忆。

二月二会市上，逛会市是重头戏，不过还有两处地方同样重要，那便是明教寺与圣井山。每逢二月二会市，这两处总是人头攒动。过去玩的地方没有现在这么多，于我们而言，去三四里外的地方已是远足了。既然是远足，自然要多逛逛，这两个地方便成了顺道前往的好去处。

常常是逛完明教寺后，孩子们有的跟着大人，有的和小伙伴结伴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拾级而上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好不热闹。那时，登圣井山全靠双脚，走走停停，口渴了就掬一捧山水喝。爬过馒头岩，登上半岭堂、隔岸厂……圣井石殿就在前方。从山脚到山顶大概需要一两个小时。孩子们总有使不完的劲，总会比大人先到。到达山顶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冲进石殿，舀一勺圣井水，大人们交代过：“圣井水一定要喝，吃‘快大’、吃‘相能’、吃聪明。”

下山后，再次走进市集时，已是下午三四点。此时人流已渐渐散去。那些肩上扛着、手里提着，甚至头上顶着东西的人们，沿着四周的田间小路，缓缓朝着各自家的方向走去，一天的热闹慢慢落幕。

如今，若有空，二月二许岙会市还是会去走走。或许那是对心底那份乡愁的眷恋，或许是想在熟悉的叫卖声中，再寻回些许当年攥着零花钱在摊位前徘徊的雀跃记忆；又或许，只是想站在热闹的市集里，感受那份浓郁的人间烟火气罢了。



许岙会市(吴小淮 摄)

上元晨光暖 古巷贤风长

■胡晓霞

元宵节上午，我沐着暖融融的春风，走进曾是瑞安古城最繁华腹地的八角桥。转角处，一座位于西小街76号的清代古建筑薛宅，青砖黛瓦，静静伫立，似乎正在静候着我这位寻根问脉的访客。

推开那扇承载着时光印记的门，仿佛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，一千七百余年的玉海文脉，于此凝萃；古今一脉相承的贤风，在此流淌。

步入馆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“千年古城·文兴之地”展区，即占据展馆“C位”的古城沙盘。

这座以1:550比例精心复原的瑞安古城风貌沙盘，依据清代嘉庆年间与民国三十四年史料打造，方寸之间，玉海楼、话桑楼、德象女校等历史建筑错落有致，水网纵横交织，再现了古城水韵纵横、书香弥漫、市声熙攘的繁盛图景。沙盘正上方的大屏幕上，专题宣传片《源启玉海》滚动播出，将玉海从东汉设置筑城至今的千年变迁，娓娓道来。

作为老玉海人，我驻足凝望沙盘，目光触及模型街巷，当年市心街89号门口菜市场人声鼎沸的场景，以及老交通局大院内撒腿疯跑的孩童时光，在脑海中清晰浮现……

看过沙盘，我穿过岁月的回廊，步入一楼“人文渊薮·东南邹鲁”展厅。

这里，屹立着叶适这位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，他以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想光芒，打破空谈义理的陈腐，他“义利并举、知行合一”的理念，成为后世实干精神的源头活水；这里，闪耀着孙诒让这位朴学大师的治学光辉，他以毕生心血，传承中华文脉，以“教育兴邦”的情怀，为近代瑞安的文化复兴点燃了薪火；这里，镌刻着陈虬这位维新志士的改革足迹，他以笔为剑，呼吁变革图强，以行践言，将学术理想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，尽显玉海文人“铁肩担道义”的担当……一厅之内，群星璀璨；一壁之间，文脉悠长。在凝视中，我读懂了“东南邹鲁”背后的深厚底蕴。

我穿越岁月的长河，步入一楼的“情系桑梓·赤心报国”展厅。

这里，有曾联松乘着拳拳爱国心和出色的美术天赋绘就的国旗红，这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，高高飘扬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成为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象征；这里，有洪彦混驾机搏击、壮烈殉国的“空中丰碑”，这是玉海儿女“血拼长空、以身许国”的铁血魂魂，也是用生命捍卫家国的英雄气概；这里，有许美崇从救亡图存到育人兴邦的人生轨迹，从烽火硝烟的救亡，到润物无声的育人，她的双线人生，是玉海人“守土有责、兴教报国”的生动写照……一砖一瓦，皆载家国情；一字一句，尽是赤子心。在凝视中，我读懂了滚烫初心与赤诚担当的深刻含义。

沿着不宽的木楼梯，我拾级而上，来到二楼“共襄盛举·再创辉煌”展厅。



若说一楼是对历史的追根溯源，那么二楼，则是对玉海人文薪火的当代赓续，是对玉海知名人士的深情礼赞。这里，有仁心医者张文宏；这里，有人工智能专家张文字；这里，有“兰亭之子”李砚……

这个展厅的尽头，是“玉海记忆”板块，是玉海人乡愁的具象。

这里，有水网织就的千年烟火——玉海老街，依水而建的前街，还有西小街，蜿蜒连接着八角桥与会文里，每一处都诉说着玉海人“耕读传家、工商并举”的古老传统；这里，有古城活态的文脉传承——历史街区，玉海楼、利济医学堂、心兰书社等文化地标集群，勾勒出“东南邹鲁”的深厚脉络；这里，有从古宅到新馆的匠心——建馆历程，展板上，那六十余稿的文案打磨、六万余字的大纲梳理、百余处细节的反复推敲，无声诉说着玉海街道知名人士联谊会这个筹建团队的匠心……

走出二楼展厅，凭栏远眺，古城的烟火，与远处的暖阳，交相辉映。和煦的春风，带着书卷气，带着时代感，拂过面庞，仿佛在低语：“一厅映今贤，万象启新程。”

除了一楼沙盘上方的主屏幕，整个场馆内的人物事迹互动屏，科技与传统交融，让访客可以随时检索街巷深处的隐秘历史，唤醒沉睡的记忆，这些电子屏，可以随时更新，鲜活而生动，意味着玉海人才源源不断，预示着玉海人文事业永无止境。

更动人的，是馆内每一个环节里，都凝聚着玉海人的桑梓情怀。得知贤荟馆即将建成，街坊邻里、各界贤达倾情相助，他们捐献珍藏书籍、古董文物、翰墨丹青，为馆藏增添底蕴；空调、绿植、桌椅等设施，也由各方慷慨捐赠，共同雕琢这方雅致天地。

这座“修旧如旧”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，古建筑的质朴风貌，与玉海文化的厚重气质完美契合。如今，它已成为玉海人的精神家园，瑞安古城Citywalk的文化新地标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的核心展示窗口。

走出贤荟馆，正午的阳光洒在薛宅的青砖上，我想，从今往后，每一个元宵的团圆与思念，定能在这里找到最深厚的归处。

独在异乡

■张秀玲

没有一起支教的同伴，更没有同乡。海拔两千米左右的县城，常住人口不到三万。县城小得不用记方位，横两条街，竖一条街。交通闭塞，去另一个县城，唯有几辆小旧面包车，车程三个小时左右。

在这“与世隔绝”、举目无亲的地方，除了参加教学活动，剩下的就是独处。即便心里早有准备，但真正困在一个无处可去无人可说的地方，孤独感就像太阳，下了山，第二天依旧升起。

那就享受独处吧，就如《百年孤独》说的，要和孤独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。

去菜市场走走吧，那里有人间烟火气。想不到当地的青红脆李，瞬间缝合了碎裂的心境。当一筐筐青红脆李铺在我眼前，才知道这里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有很多纯生态的时令水果和蔬菜。被称为“理县吉祥四宝”的脆李、卡子核桃、大白菜、冰糖心苹果次第登场；春天过去，樱桃、西梅、枇杷又相继上市。犹如纨绔子弟，一种出生在富豪家的优越感油然而生，无尽藏也。买卖时，还跟热水果农加了微信，跟着她们去参观了果园，了解种植史。

每天步行去学校，慢悠悠，眼睛很不安分，东瞧西看。而视线躲不开环状群山，目遇而成色，日看日新。雨后晨雾缭绕，秋天彩林斑斓，冬夕照雪峰。还有那条穿城而过的杂谷脑河，每天来回，都要跟它见两面。夏天，水流湍急，冬天，河水浅浅。它和夹岸高山珠联璧合，清荣峻茂，百看不厌。

虽然入冬早，且天寒地冻，但阳光殷勤，天天来，来得猛烈。它一来，老百姓们可高兴了，和太阳同频出入。她们不说晒太阳，直接说烤太阳。烤，一言阳光猛烈，二言她们爱这口，尽可能让阳光烤到五脏六腑。近几年，我的身体也亮起红灯，于是也加入了烤太阳队伍。午饭后，去广场，看她们的藏羌服装，听她们聊天。囿于群山过多庇护，太阳停留广场时间不多，所以当地群众把阳台建在楼顶。纯朴女房东经常戴着帽子在阳台晒太阳，于是我也转了阵地，去阳台烤背做操，看着贴着头顶的蓝天白云，和女主人谈天说地，聊聊当地民俗风情。总觉得浪费阳光多可惜，隔几天就晒晒被子晒晒衣服，那太阳香比香水还迷人。

在陌生地方，好处是可随性放飞自己，不必束手束脚。一次遇上藏族婚礼，有个环节是亲戚们跳锅庄舞，我也随着人流进去，大厅里摆满了花生、脆李等零食，入乡随俗，抓一把边吃边看。到了晚上，吉祥谷广场每天载歌载舞，我也混进去，一起舞之蹈之，虽然脚步不协调，跟不上节奏，谁怕。

没有外物干扰，安心看书或涂鸦。偶尔刷刷小视频，一些直播间可以免费学唱歌、学书法、打诨蛋。尽管只学点皮毛，但习得雕虫小技，足以自娱自乐。每天写几个字，唱几首歌，花个把小时。嘿嘿，也充实了。

世事纷扰，知交半零落。唯有知己，隔三岔五给我微信语音或视频，问日常，询健康，谈笑无还期。某个周末，我正无聊看窗外群山和蓝天咬合，两位知己似乎心有灵犀，一前一后无缝对接给我打来微信电话，无聊倏忽而过。有时几位闺蜜借个话题在群里开个会，海阔天空，天涯若比邻。我在温泉晕厥后，闺蜜群更是活跃了好几天，晨参暮省，只相约，但无事，身强健。

家人更不用说。大家庭群一直活跃着，经常在群里嘘寒问暖。唯有父母亲，没有微信，他们时常给我电话，虽然他们把简单话语重复复杂化，有时旁逸斜出东拉西扯的，若是之前我会很快打断，现在，愿意洗耳恭听。在外独处久了的人，亲情就如饥寒交迫时闻到香气扑鼻的美食，怎敢拒绝？这不，异乡人回家，就成了吸铁石。过年那几天，家人们哪儿都不去，整天黏在一起。吾心安处是吾家，只生欢喜不生愁。

应了一句话，只有失去了才觉得可贵。我是不重视传统节日的，但远离家乡，每逢佳节，却倍思家乡的风俗。冬至，我想着豆粉裹的大麻糍；二月二，念着母亲的芥菜饭；清明节，闺蜜家的青团，也是我念兹在兹的；杨月季，每天我吃上几斤，从炭灰梅到东魁杨梅，整整半个月，浸泡在杨梅中。无法想象今年的杨月季，山长水阔的，生鲜快递到不了的地方，我如何煎熬？至少现在文字在敲，口水在流。

林清玄曾说，人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是最真实，在喧嚣中我常常把自己丢了。独处赋予你全知视角，站在离群索居的制高点，把风景阅遍，把世事悟透，更把自己看了。



『二月二』许岙会市杂忆

念父亲

■徐肖慧

2026年的新年刚过，正月的鞭炮声还未散尽，父亲的呼吸声就越发困难了。正月二十九，凌晨5点40分，父亲静静离去，享年61岁。

在这之前，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倒下，已卧床近七年。在这期间，他除了能自主呼吸，一日三餐的鼻饲，数次翻身拍背，两次洗脸洗澡，母亲从未假手于人。邻里亲友夸赞她照顾得细致妥当，母亲总眼眶发红地笑笑：“因为他待人好，待我最好。”

我的父亲有多好？我想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得确切。我只知在我面前，他总是把什么苦难都描述得云淡风轻，无关紧要。

给父亲准备遗像时，我找到一张他50岁左右拍的单寸照片。那时的他刚染黑了头发，透明的镜片后是一双明朗的眼睛，胖乎乎的脸，看着真有福气。

出乎意料的，是照相馆的老板娘竟一眼认出，喃喃地道：“这张照片就是在我这拍的，得有十年了。你爸当年读书很好是不是？高中去了瑞安城里读的，人也很好，我记得的。”

是啊，全然陌生的老板娘竟也记得他，我又一次压不住眼泪，叮嘱老板早点将照片放大。

待我午后匆匆赶去拿到遗像，打开袋子的一刻，心头的苦涩再也压抑不住，整个人被一种窒息的悲伤淹没——我又再次看到他十年前健康的模样，可永久失去父亲的悲痛，排山倒海而来，难以言语。

在村子里，白事一出，邻里乡亲都会自愿前来帮忙。不消一刻，原本破旧的老屋，已被布置成了像模像样的灵堂。

但我仍有些恍然，灵堂里安息着的人真的是我的父亲吗？院子里往来不绝的或陌生或熟悉

的人，都是为了何而来？

几声吆喝后，几张大圆桌子在狭长的院子里摆开，每张桌子后都坐满了人，而我似乎成了最茫然的一个，在父亲的遗像前久久站立，无法回神。

有人装了四道素菜，放在父亲的遗像前。烟雾缭绕间，母亲小声地说：“你看，你爸要吃吃饭了。”

可我一瞬间更难过了，因为父亲生前最喜爱美食，也喜爱到处去看看、去走走。可如今，他的供桌上只有几碗冷掉的素食，几支将要燃尽的香和蜡烛。

再无法见到那张熟悉的面容，再难听到那温厚亲切的笑容，再难触摸到他温热的手，以后做多少令他骄傲的事情，我也无处诉说了。

但人世间，总有生离死别，这阴阳两隔的无可奈何，又岂是笔墨可以诉说？

清明将至，细雨绵绵，草芽初长，万物更新。初五这一日，我的父亲在亲人、乡邻、老同学的陪伴下，走完了人世间的最后一程，长眠在了绿水青山之间。

下山时，我久久回望，仍不舍父亲就这般孤独地留在山林中。可我只能在队伍中前行，直到离他越来越远。

我想如果父亲看到这篇文章，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即使他已经永远无法亲眼看到了，我也想写下送给他。就是可惜了，许多心里话来不及说给他听。

人生路漫漫，在我37岁这一年，我永远失去了最疼我、体谅我、深爱我的父亲。我也终究不可能再是盼着父亲回家、跟在父亲后头走的小孩子了。